

舞蹈影像作品《無↔名》

艋舺華江整宅

導演 / 編舞 / 表演

黃至嘉



攝影 / 聲音 黃雅農 攝影 王蕙欣

贊助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台北市文化局 糖廊曉劇場藝術進駐計畫

作品介紹

# 無 ⇄ 名

舞蹈影像作品《無 ⇄ 名》，內容聚焦艋舺華江整宅之建築空間，及歷經半個世紀來來去去的人們，積累而成的生命底蘊，借鏡東方古典哲學「五行」，以五行特質分別對應四棟整宅建築及中心圓環天橋，延伸設定各個角色的特質、情感，及表述的生命故事。

柳鄉里-阿柳-水；青山里-卿青-木；糖廊里-諸朱-火；華山里-老金-金；圓環天橋-無名-土。五行中的「行」，涵義為「行動」，亦指天地陰陽之間五種氣的轉換，即季節、節氣的變化。不同屬性的人，身處不同季節、節氣，並在不同屬性的空間中，相遇、激盪、引發諸多氣息之間的流動，也許正是推進群體產生不同層次轉變的來源。作品中建立的角色雖是虛構(並非具體特定的整宅居民)，更像在此地來來去去的生命，在歲月流轉中，相互交織、堆疊、推擠著時光前行的集合縮影。

集結由艋舺華江整宅而生的概念、角色、敘事，以豐富的創作手法將其融合於影像之中，於寫實場景中創造奇幻，由虛構角色表現真實情感，在舞者與時間空間相互呼應、時而並行時而交錯的身體中，呈現如真似幻的歲月風景，以及對比強烈的過去與當下，於整宅社群裡融合並流動不息的樣貌。



柳鄉里-阿柳-水

在肉眼看不盡的時光裡

隱隱地以為

你來了

突如其來的鼻酸

墮入 澄澄淚光

不過是一抹白牆卻似是你的臉龐

阿柳看不清

卻那樣實實地認定

雙手合掌的溫熱捂不暖凍結在漫漫等待中的心  
指尖敲打聽不見樂音的琴鍵如無法落地的念想

愚昧且堅定不移的駐守與浪跡天涯其實一般瀟灑  
徒步歲月的汪洋卻不肯隨波善變真偽不明的人心

阿柳以為盲目虔誠地奉神便能心如止水

卻沒想到反而助長了妄念

在暗夜中吸取沃土裡沉積的等待 癡迷

和誠心祝禱

執念養出的枝桠

在年歲的尾聲

以淚珠點綴 紛擾襯底

輕輕地 使不得一點力氣

怕壞了心口止不住的洶湧

真實凌亂的幻象

那盛開得張牙舞爪的花

阿柳  
無名

## 柳鄉里-阿柳之二

無 ⇔ 名

冬日寂靜  
或有建造的聲響在不遠處迴繞  
與陰暗中冉冉上升的煙絲  
相互傾訴  
或只是異世界的雜訊  
誰也擾不了誰  
阿柳 倆倆共存而無關

奉神如梳妝  
日復一日  
彷彿若不虔誠地跪拜  
雙頰便要失色，不能沾染上一點生氣  
沉寂在歲月及煙塵之中的僅存的暮色  
阿柳甚至不感嘆  
她只是虔誠

在指尖敲落的碎裂的音階  
朝暮之間染得泛黃的  
豈止是曾經雪白的衣衫  
還有承載希望與歡愉的眼色  
香燼落入她掌間的紋路

細細摩挲 圓滑青春的稜角  
刻在身上 都是信仰的薰香

阿柳其實不知為何  
盲目而能全然虔誠  
但她的眼光帶著清澈  
世界轉變得那樣鏗鏘乃至朦朧  
她卻把自己看得明白

日復一日  
時復一時  
合掌時的溫熱便是這生命仍在運轉的佐證  
即使她呼吸短淺  
即使她四肢癱軟

逐步沒入無盡的幽暗的土壤  
那將是脫開渾噩  
她也將永恆地清醒地長眠

在春日歸來時  
掌心的香燼養出新苗  
再開一朵花



青山里-卿青-木

在睡夢中啟蒙萌芽

在迷茫中開啟爭鬥

無休無止

相互衝撞著

未必是對世界的吶喊

或是自我相對的怒吼

卿青或知道自己

又或一無所知

而那種斷裂成爲一種常態

碎裂的是卿

未戰卻顯盡疲態的甚至染不上一抹

托襯朝陽的天青色

未長成而能充滿嚮往

無所知而能任一身拳腳猖狂

卿似是知道自己未必知道

但又不知怎麼去醒來

張揚的手腳隨之起舞

翱翔

如順從自然的植株未曾問過要往哪個方向生長

或那終成了我們眼中的

所謂新生所謂希望

卿在烈日下無名一隅

陪那些枝桠隨風飄盪

襯出那片青色的晴空

不過是

不過是

無 ⇄ 名

卿青



糖廊里-諸朱-火

原是要笑的卻笑成慘烈的哭泣  
抽盡剖開心腸的紅艷暈染入冬前最後一次花開  
於是諸色皆空

那日諸朱就是那樣用盡了氣力  
去歡欣 去慶賀 去盈滿  
但她終是敗在那份努力之下  
敗在自己以為可以負荷人間的喜好  
卻甚至推不開地獄之門

就這樣一直推進著  
在光彩與陰影之間漫漫無期  
絕不踏實的凌波 微步  
或那便是秋初的諸朱還頻頻回望的那片春色  
斑駁枯竭又執拗地綻放著  
記憶中的芳華

比前生稍微  
勝過來世縹緲  
是此刻胸臆間突然盪起的浪花  
她嘴角泌出的笑

諸朱或是還想用盡心血暈出百般朱色填充人間黑白  
就讓她想吧  
不過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願望

無 ⇄ 名 諸朱



糖廊里-諸朱之二

隱匿市井

晦澀不明

誤以為你在卻是偶然才能意會  
生命或凝滯在開了一半的餅乾袋  
與收拾不完凌亂的床單

嘎然而止無關那是不是會讓人艷羨的人生

唯一能留下的是留不住的逝去  
諸朱最後終於有些懂了  
必然的傷感來自歡慶喜悅都是偶然  
她一直笑著直至崩解剝落成無法辨認的碎屑

諸朱不是臣服於一般期望中的美好

她是美好  
帶著撕裂的笑

無 ⇄ 名 諸朱



## 華江里-老金-金

前兩日老金繃著頻頻顫抖的身子  
和平西路上的車水馬龍，煞地吹散手裡緊鎖的滾燙的一縷體熱

那年那日一舉擒拿的不知名的

說是世仇 卻不知仇什麼

是你說的她說的隆隆地砌成不可辯駁的事實

事到如今老金滿臉困惑卻仍不曾想過提問

肩背一直鎖著那股如炎症般的脹熱

半個世紀

想著自己如埋身於泥磚中的鐵鏽

無聲地擔著家國興衰

能不能終究煉成一枚金黃獎章

無 老金 名

用亡魂的衣衫反覆擦拭著自己鏽蝕的臉頰

除卻粉塵便能清晰地映出他們寬慰的微笑

但我說老金啊

人本就是帶著鏽蝕的陰影

奮力用光亮的那一面前行

藍海的鹹澀是衆生眼淚的前生，也是來世

衆生的陰影積累聚匯成地獄的幽暗

我們在這輪轉中來回集散

掠奪、受害、獲得、失去

誰不是磕磕碰碰地

時而被腐鏽一癩一拐

時而鑲著金邊順風暢行

反覆後悔著

恨著愛著



圓環天橋-無名-土

無 ⇄ 名<sup>無名</sup>

在有序無序的輪轉之間被擠壓 遮蔽  
幾經翻轉或仍身陷桎梏  
那些無名之輩  
面目一一都在風塵之中慢慢  
慢慢地清晰

歲月不似以為的靜好  
時時沾滿血氣一把殺豬刀  
四季輪番綻放的芳華無聲地  
飄搖  
以說不明白也不能說明白的姿態  
剛好 經過

塵灰融進骨血  
迷茫了眼光說是暮色使然  
汙濁了思想說是年歲滋長  
一關接著一關  
爭個續存爭不了弱如游絲的對寰宇的愛慕

以迷離的步伐踏實於土地  
迎面衝擊、震盪  
抽離或都是一種試圖 妄想  
我們這麼努力地煽情浪漫地各自妄想著  
所幸也在土地上烙下細瑣的刻痕  
如同以眾多無聲集結而成的一場喧囂  
總算  
不至無用



## 《無 ㄉ 名》

默默無名之輩  
集結、川流、交錯、疊加  
深烙在空間裡  
莫非印記而是飄忽幾不可見的  
斑駁的漆，落不盡的塵土  
雜物錯疊一隅，不見天日的那一面  
餘一絲誰的香氣，腐蝕而發酸  
再發酵，質變成那罈不合時宜的烈酒  
人人都稱一聲香  
卻無人有意淺嚐  
日復一日的遺憾，年復一年的  
脫落如公告欄上的殘膠

時代底下的我們一如既往地粉碎  
因而忘情地尋找連結  
或許這罈逾期烈酒的酸稠  
能湊合著黏起什麼似有若無的輪廓  
如在深海底窒息的最後時限  
眼前朦朧不明，耳邊一動一靜卻都強烈且清晰  
那是最美且真實  
我們極度渴望卻又常質疑或視而不見  
無以名狀的  
熬盡歲月才遇見



## 後記

趨近於廣義的時光般繁複，如寰宇之運行不能希冀以一言蔽之的方式去解讀。舞蹈影像作品《無 名》，以舞蹈/肢體表演、視覺影像、聲音、音樂，以及文字交錯進行創作，不同素材各自獨立又相互交織，彼此攀附、呼應，從不同面向切入作品核心，或補述，或添彩，或作為一種曖昧的混淆，企圖堆砌出艋舺華江整宅經歷半個世紀，至今新舊之間和諧共存的生活風景及豐富多彩的生命故事。

由華江整宅空間衍生的角色人物及情感，既抽離，又真實，穿梭於當下現實中的整宅及影像刻劃的想像、感性空間之間，或正呈現出“空間”的本質：積累已成過去的時光留下的種種印記，那些生命故事和擦不掉的塵埃，在每一個當下，承接下一秒、下一秒，再下一秒，不曾間斷的死亡與新生、隔閡和衝撞，和永恆變動不息的未來。

歷時近兩年，由圓環天橋開始，延伸探索華江整宅隸屬四個不同的里，相似又截然不同的空間質地及生活樣態，經過反覆建構、重塑及多層次的堆疊，企圖以不同視角觀點呈現更全面的艋舺華江整宅，即使小小的創作及製作團隊力有未逮，還有更多面向和細節未能深入處理，仍希望能以這個小小的作品作為一種反饋：感謝華江整宅給予想像及靈感激發，感謝每個里的居民朋友包容創作及拍攝期間的叨擾，感謝艋舺在地的人、事、物，感謝時間，感謝所有。

導演/編舞/表演 黃至嘉